

通志卷五下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前漢紀第五下

文帝 景帝 武帝 昭帝 宣帝 元帝 成
帝 哀帝 平帝

孝文皇帝名恒之字常高祖第四子也母曰薄姬高祖
十一年春已破陳豨定代地立爲代王都中都卽王位
十七年高后崩諸呂謀爲亂欲危劉氏丞相陳平太尉
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謀立代王遂使人迎代王

郎中令張武等議皆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
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
誅諸呂新喋大賴反履涉也血京師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

願稱疾無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秦失其政豪傑
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
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
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
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
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

皆祖左爲劉氏畔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
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其黨竈能專一邪況內
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彊方今
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
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幸勿疑也代王
報太后計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
爲天王夏啟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爲王矣又何王乎
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
薄昭往見太尉勃勃等具言所以迎立王者昭還報曰

信矣無可疑者代王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令昌驂乘張武等六人乘六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昌還報代王乃進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太尉勃進曰願請聞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閏月己酉入代邸羣臣從至上議曰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軍臣武御史大夫臣昌宗正臣郢朱虛侯臣章東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再拜言大王足下子弘等皆

非孝惠皇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陰安侯

高帝兄
伯妻

頃

王后

兄仲
妻也

與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曰大

王高皇帝長子宜爲高帝嗣願大王卽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願請楚王計宜者寡人不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皆以爲宜臣等爲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遂卽天子位羣臣以禮次侍乃使太僕嬰與東牟

侯興居先清宮奉天子法駕迎於代邸皇帝卽日夕入
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張武爲郎中
令行殿中還坐前殿於是夜下詔曰制詔丞相太尉御
史大夫閒者諸呂用事擅權謀爲大逆欲危宗廟賴將
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朕初卽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
級女子百戶牛酒酺五日賜爵者謂一家之長得之也
女子謂賜爵者之妻率百戶
共得牛若干頭酒若干石無定數也
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也

元年冬十月辛亥皇帝見于高廟右丞相徙爲左丞相
太尉勃爲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爲太尉壬子遣車騎將

軍薄昭迎皇太后于代詔曰前呂產自置爲相國呂祿爲上將軍擅矯遣灌將軍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爲不善丞相平與太尉勃等謀奪呂產等軍朱虛侯章首先捕斬產太尉勃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揭奪呂祿印其益封太尉勃邑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平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章襄平侯通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封典客揭爲陽信侯金千斤十二月立趙幽王子遂爲趙王徙琅邪王澤爲燕王呂氏所奪齊楚地皆

歸之詔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
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爲收孥朕
甚不取其除收孥諸相坐律令正月有司請早建太子
詔曰朕旣不德今縱不能博求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
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
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
楚王季父也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
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
臣多賢及有德義者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

爲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
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歲有天下者莫
長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始平天下
建諸侯爲帝者大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亦皆爲
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
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宗室非高帝之
志也子啟最長敦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上乃許之因
賜天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封將軍薄昭爲軼侯
三月立太子母竇氏爲皇后上爲立后故詔鰥寡孤獨

窮困之民議振貸之又曰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
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其
令縣道有蠻夷曰道年八十已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

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賜帛人二匹絮三斤刑者及有
罪耐以上不用此令楚元王交薨四月齊楚地震二十
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六月令郡國無來獻施惠天下
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修代來功詔曰方大臣誅諸呂
迎朕朕狐疑皆止朕惟中尉宋昌勸朕朕得保宗廟已
尊昌爲衛將軍其封昌爲壯武侯諸從朕者六人官皆

至九卿又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者六十八人益邑各三百戶故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颍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足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父趙兼爲周陽侯齊王舅父駟鈞爲靖郭侯故常山丞相蔡兼爲樊侯

二年冬十月丞相陳平薨詔曰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繇敎訓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爲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

曰天下治亂在予一人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之不
德上累三光之明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
匈以啟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
不逮因各勅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旣不能遠德
故惄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
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
餘皆以給傳置春正月丁亥詔開籍田朕將親率耕以
給宗廟粢盛民謫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入未備者皆
赦之三月詔立趙王遂弟辟彊爲河間王朱虛侯章爲

城陽王東牟侯興居爲濟北王因立皇子武爲代王參
爲太原王揖爲梁王五月詔除誹謗妖言之律又民或
祝詛者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
聽治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竹使符詔勸民務
農其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蝕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蝕
之詔曰前遣列侯之國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爲朕
率列侯之國遂免丞相勃遣就國十二月太尉潁陰侯
灌嬰爲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夏四月城陽王章薨淮

南王長殺辟陽侯審食其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爲
寇帝初幸甘泉六月帝曰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毋使害
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眾居河
南降地陵轢邊吏入盜甚赦無道非約也其發邊吏騎
八萬五千詣高奴遣丞相灌嬰擊之匈奴去發中尉材
官屬衛將軍軍長安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
見故羣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復晉陽中
都民三歲租留游太原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
欲自擊匈奴乃反發兵欲襲滎陽於是詔罷丞相兵以

棘蒲侯柴武爲大將軍將四將軍十萬眾擊之祁侯縉
賀爲將軍軍滎陽秋七月上自太原至長安詔曰濟北
王背德反上詐誤吏民爲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
定及以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居去來
者亦赦之八月虜濟北王興居自殺赦諸與興居反者
四年冬十二月丞相灌嬰薨夏五月復諸劉有屬籍家
無所與賜諸侯王子邑各二千戶秋九月封齊悼惠王
子七人爲列侯絳侯周勃有罪逮詣廷尉詔獄作顧成
廟如淳曰身存而立廟也自是皆有其廟景曰德陽武
廟曰龍淵昭曰徘徊宣曰樂游元曰長壽成曰陽池

五年春二月地震夏四月除盜鑄錢令更造四銖錢
六年冬十月桃李華十一月有司言淮南王長出入擬
於天子廢先帝法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遣使閩越及
匈奴發其兵欲危宗廟社稷羣臣議曰當棄市帝不忍
致法於王赦其罪廢勿王羣臣請處王蜀嚴道印都帝
許之道病死上憐之後十六年追尊淮南王謚厲王王
其子三人爲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

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
石無得擅徵捕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

累恩災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長四子爲列侯有長星出於東方九年春大旱

十年冬行幸甘泉將軍薄昭死

十一年冬十一月行幸代春正月上自代還夏六月梁

王揖薨匈奴寇狄道

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東郡春正月賜諸侯王女邑各二千戶二月出孝惠皇帝後宮美人令得嫁三月除關無用傳詔曰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詔書數下而歲